

从现在到永远

Cong Xian Zai Dao Yong Yuan

◎鲍光满 著

最典型的当代都市爱情小说
在极具幽默的叙述中
展现一群男女
由迷乱到纯真的曲折经历……



……
谁能解开爱情的绳扣
谁就能诠释命运的秘密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从现在到永远

鲍光满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现在到永远/鲍光满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0. 10

ISBN 7-5387-1478-2

I. 从… II. ①鲍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1855 号

从现在到永远

作 者:鲍光满

责任编辑:文 欢

责任校对:张长征

装帧设计:野 夫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长春市绿园教育工会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204 千字

印 张:10.5

版 次: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7-5387-1478-2/I·1432

定 价:18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一个天性幽默的中年男人赴京采访，偶然结识旧情人的女友——一个同样优秀自负的记者。两人内心倾慕又各自恃才傲物，彼此唇枪舌剑互不相让，在一次次调笑和反讽中，渐萌真情。旧情人的家庭出现危机，两人倾力相救，从中又偶识三个风尘小姐。在帮助三位小姐重塑生活时，他所倾心的女记者为其所感，身心全托，但又不忍迫他抛弃正等他归去完婚的另一优秀女人。遂自己抛家舍业，不辞而别，到南方隐名做工。而当这个男人发现自己内心的真正所爱时，不得不忍痛放下一切，通过网络追踪，找到爱人行迹。经过种种曲折，在某个山区小村，两人含泪重逢……



一切全是主编心眼太坏引起的，要不自己怎么会经历如此惊心动魄的爱情呢？直到今天张津生还这么想。

那天听说编辑部到黄山旅游没有自己，他怒气冲冲跑到主编室兴师问罪。进门后，他把二郎腿往主编的桌子上一放，像两把被人拎起的铡刀，明显来挑衅的他长时间地盯着主编。主编知道他来的用意，开始还比较沉着，后来肝都颤了，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。

全国哪家杂志社配有机动记者？我每月让你交一篇文章就算完成任务，你要是还不满意那我就没办法了。主编显得还挺无辜的。

我问你，为嘛旅游没我？张津生单刀直入，他忙，没时间跟主编废话。

喂，你不是说自己要搞一篇大的采访吗？是什么题材来着，让我想想，对了，是写外地人在北京打工的，叫什么“北漂”之类？

我搞那个跟你有嘛关系？

我们去旅游，你去采访，都报销差旅费，你不干？

张津生一下子愣了，平时这种宏观的题目不负责报销差旅费，这小子趁机会正好不让自己在旅游过程中给他添堵，他是怎么平衡出来的？他眨着眼睛看着主编，尽管他知道自己权术方面永远是主编的手下败将，可这回难道他是主动为了自己好？不对，主编就是怕自己在旅游期间给他捣乱。张津生和主编是大学同学，同一年分配到这家杂志社的。张津生前世好像是文曲星下凡，天生就会写一手锦绣文章，在杂志社初期立下汗马功劳。他以独特的视角，对社会敏锐的观察，写出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，在全国新闻界的名气如日中天，许多杂志报纸不惜重金购买他的作



品。主编呢，在他成为新闻界大腕期间，也把自己经营成了领导。而且在上级头头面前还颇受重视，并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。

你，有那么好心？张津生像是自言自语，也像是问主编。

对上对下，我全能交代，你还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？

我要是采访，十天半个月不见得完得了事。

尽管写你的，到时候别忘了交一篇像样的文章来就行。不错啦，凭你的本事，除了给咱们的文章外，你还不写上十篇八篇的同类题材？弄不好又能整出一本书来。

你就用国家的钱买我的沉默吧，你现在越学越坏了。

你不就喜欢闲云野鹤吗？

你喜欢身边围着一群小鸡仔，听话，是吧？这样你经营下的编辑部更像铁打的营盘了？

老同学面前，不要把当记者的话说出来嘛！怎么讲咱俩也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。

OK，我保持沉默，咱俩的卑鄙交易就算达成。我也不跟你这里瞎鬼了，赶紧给我开单子，我要预支差旅费。

好的，写多少？主编趴在办公桌上写起来。

一万。

你这不是出差，是出国！

我就是出殡，你也得给我预支。

你先垫上，你有那么多钱，你家的钱跟咱们的小金库比起来就是银行。

甭废话，我家就是有一座金山跟你也没关系，不预支到时候怕你不认账。

还不如让你旅游呢。

主编一边写单子一边念叨。他对下面群众还是有话说，张津生属于为杂志出差嘛。自己都不敢惹他，别人更不敢找他没趣了。张津生拿着单子找财务去了，主编总算透出一口气，劫后余生般地想

着这小子幸亏没发怒，他真敢打开大门当着编辑们的面骂自己，他干过。主编站在门口，望着张津生的背影，嘴角上还是露出得意的微笑，他仍然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上。尽管有些惊险，但是每回胜利都是属于自己的。他还是嫩。

2

转天，北京一家大的报社。

下班时分，记者王小菁对编辑丹丹说：你今天一天的魂不在舍里守着，下班之后到“寻梦园”打保龄球的事情八成要泡汤吧？

按理说，你丈夫在国外长住，我应该陪你多玩玩。可今天不成。丹丹惋惜地说着。

又有哪个臭男人勾引你？你是现在供认不讳呢，还是作为遗留问题以后交代？

主要怕你对这个人感兴趣！

我，对男人感兴趣？你跟男人出了事，哪次不是我给你摆平？我都快成了你的治保主任了，可又有哪个男人在这过程中敢对我有非分之想了？

张津生。

他？你认识他我怎么不知道？怎么认识的？

我知道你崇拜他的文章。告诉你吧，你采访水灾那次，群众来信组的小宫带来的。当时我一见他挺酷，就接受他的邀请了。

等等，你可千万别说他带你吃饭之后又喝咖啡，然后送你回家的这些传统段子。当时你还没结婚，在报社分配给你的房子里俩人秉烛夜谈？

没错，我们就那样了。后来我试探地问了你几次，才知道他的名气这么大。

现在怕我抢你的心上人？

我是怕他纠缠你，你我还不知道吗？你属于铜墙铁壁，著名的，可我不敢保证张津生围着你转耽误我们俩时间。

那，我还是别掺和你们的破事了。王小菁说完，拎起皮包要走。

可我觉得你们俩不见上一面，实在太可惜了。

此话怎讲？

他是著名的卫嘴子，能说。只要他在，根本没有别人说话的份儿。你呢，是咱们报社公认的京油子。你们俩要是不在一起碰撞，岂不可惜？就像九指神丐洪七公和西毒欧阳锋两大高手不过几招读者都不答应，刚才我还在想，你们俩的世纪大战不定多么热闹呢。

那，我也没兴趣。

王小菁锁上抽屉，就要离开。她和丹丹是报社的两朵金花，正好在一个办公室。丹丹嘴上能说，但是性格内里还是较弱，遇到事情总是王小菁出面替她解决。丹丹于半年前结婚，丈夫是某部委的一个年轻的副局长，她看上了他的官，他看上了她的工作和相貌，在别人眼里他俩属于高层次条件的结合。在北京像丹丹这样工作好、长相优秀的女人，基本上有资格挑一挑男人。她对自己的丈夫还算是满意，只是觉得合理的婚姻不见得合情，他们是在极其理智的状态下走到一起的，不可能有激情，而一个带有激情的婚姻，其质量却是十个理智婚姻所不能替代的。于是，在家里丹丹是老婆，在外面自由主义的事情时有发生，她还是经常和旧日情人们幽会。王小菁呢，和她完全不一样，在报社是有名的大笔杆子，写出的文章老练犀利，看过她的文章的人都知道她不好对付，尽管有人打她的主意，碰过几次灰也就退避三舍了。她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，南方人，毕业后留在北京，现在是大名鼎鼎的某国企大公司的驻外副总经理。丈夫挺能挣钱的，早早就给王小菁买了一辆富康牌汽

车，别的记者全是贷款买车，她身不动，膀不摇，该有的全有了，这年月还有什么比让一个女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还重要的事情吗？她和丹丹俩人关系密切，但是丹丹不忌讳自己搞外遇有点让她看不起，除此之外，丹丹是个非常好的姐们儿。

正当她俩下班后准备各自干各自的事情时，张津生突然冒了出来。他嫌在宾馆等得不耐烦，干脆直接来接丹丹。他要好好和她谈谈，采访在北京打工的人离不开同行的支持，丹丹肯定认识不少这样的人，让她提供线索，应该没问题。张津生进屋之后，王小菁基本上已经猜出来了。她侧面打量着他，比自己想像的要好一点，不像丹丹说的那样对女孩子一见就死盯着不放，也不显格外流里流气的，他对自己只是瞟了一眼，然后他在自己和丹丹之间看来望去，好像是在分析俩人的关系。丹丹见他进来错愕了一下，然后不太情愿地介绍他们认识，王小菁只和张津生轻轻地握了一下手便收回来，好像沾他一下自己就会怀孕似的。这一动作使张津生震惊，都是走南闯北的人来嘛假招子？

丹丹，我走了。王小菁转身拿自己的皮包。

干嘛急着回去？最低限度大家吃一顿饭总该可以吧。张津生果然是情场高手，已经骑马蹲裆拉开了架势，像香港的功夫片，两拨人见面没一分钟，招呼上了，连个过渡都没有。

不了，我今天要到婆婆家去看看，说好了的。王小菁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

嗨，我还以为你明天结婚今天试嫁妆呢！婆婆家后半辈子足够你改善关系的，现在就那么积极，你也不怕虎头蛇尾？

这叫三纲五常，你们天津人哪懂这个？王小菁开始反击，话里带出来火药味儿。

正好请你吃饭，让你给好好讲讲。我碰巧昨天才弄明白谁是孔孟，至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论语》什么的，特想找一位好老师教给教给。

依你的才华,再进修一点犯罪理论,基本上能从痞子升华成流氓,那多快!教你学古汉语,你想把我们拖累死?你安的什么心呐。

见困难就让?一点没有诲人不倦的精神,你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哪去了?

我们神圣的职责,就是不给你这样的人以市场,让你没地方下蛆,整天在空中转悠,累死你。王小菁这会儿没觉得张津生是苍蝇才怪哩。

大话别说得过早,有本事你跟我们吃一顿饭,保证让你同流合污。

别说只是吃一顿,你在我们办公室泡半年,也没你戏。

请吧,这个赌我还非得跟你打上了。张津生显得挺认真,其实他的目的是首先把王小菁诳到饭馆,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。

小菁,吃饭就吃呗,有什么呀?

丹丹在一旁鼓动,她想看看今天的好戏,自己可以坐山观虎斗了。她很庆幸,俩人上来就掐,都定地点决斗了,根本没有一见钟情的意思。王小菁这边想了想,去也没关系,一定把他的气焰打下去,否则他天天来骚扰也是麻烦。三个人在报社旁边的一家相当不错的饭馆坐下,张津生研究着王小菁。她和丹丹最大的不同就是丰满,全都丰满。不仅长相上显得健康精神,而且精神状态上也是朝气蓬勃的。

随便点,尽管要好的,我看北京人能奢侈到嘛地步。张津生把话两头堵住,要是王小菁故意点上十几样菜,浪费了。可还得让对方觉得自己并不吝啬,他希望对方点菜适度,高级点不怕,但别为了赌气浪费。

放心,我们不会让人家把你的衣服扣在这里。瞧你这种人,到我们北京就是受罪来的,你这回来想干什么,又要骚扰北京的哪些人?王小菁想弄明白他是长居还是短住。

我想搞“北漂”题材的东西,填补报告文学的一项空白。



这是我们北京人的事情，外地人不得染指。丹丹，我早就对你说过吧，这类题材我已经垄断了，而且是行业性的。

王小菁说完，便心不在焉地四处张望，她根本没想和张津生谈什么正经事情。这种人别说只是有点才气的记者，就是邹韬奋，也没劲。丹丹忙着点菜，张津生趁机再次上下打量王小菁，她身上有一股男人的味道，什么全是力量型的，包括底气，特别是头发，运动式的。张津生突然萌生一种与王小菁合作的想法，有这么一位办事利索的人帮助，事半功倍。但是不知道她的水平，便拐了个弯子，郑重地对王小菁说。

我想对你的文章提出严肃的批评，看你这人谦虚不谦虚。

这种话让两位女士听了都是一愣，王小菁更是措手不及。不让他看文章吧，显得自己过于小气，让他看吧，准没什么好事。他怎么不说拜读什么的？那样自己就可以正面拒绝他，说你没这个眼福，或不赏你这个脸之类。他偏偏说批评，真不好拒绝，只得回答。

那有什么，都在我办公室的电脑里，学术上我可是听得进去八方意见的。

那好，吃完饭，我们去拿。

王小菁没什么心思吃饭，她慢吞吞地夹着菜。张津生看在眼里，笑着挑逗说。

好像我们的菜里全是毒药。

减肥，我乐意吃少点。

哇，张津生终于又找到话题了。

减嘛肥呀？我不嫌弃你呀，尽管吃，别人不要你，我不在乎。

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要我？天下男人全死绝了，我也不会看你一眼的。

看不上男的？说明你是同性恋者。这可不好，世界上最文明的还是男女之间发生的事情，要不大家都说是永恒的主题呢。

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想干什么都没你戏。



听你的,看来我想接触你,只有批评你的文章这一条险路了。

要不是我一贯的原则是虚心,你连这一点微末的机会也休想得到。

吃好了吗?我着急批评你了,赶紧取证。

三个人再次来到办公室,王小菁从电脑里选出几篇自己认为满意的,刚要到打印机那儿出纸,被张津生拦住了。王小菁知道他带来了笔记本电脑,她拷贝出一个软盘给他。实际上,王小菁很清楚,他想看看自己的水平,看看也好,省得他老把自己当一个花瓶。她还就不信,自己水平比他是差点,但是究竟能差到哪去?总不至于让他把自己说得一塌糊涂吧?

喝一杯咖啡去?张津生又建议。

一看你就是虚的,还说批评人家的文章呢?我也真是的,那么实在。你除了泡女人还会干什么?我还是年轻,让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蒙骗了。

张津生,人家真的有自己的事情。丹丹在一边为王小菁解围。

那好,你就回家敬等我的批评吧。

三年之内你要是能看我的文章,就算你刻苦钻研业务了。王小菁拿话激张津生,为了让他快看,她也想看看张津生的水平。



离开张津生和丹丹后,王小菁还是到婆婆家去了一趟。她在楼下买了一些水果之类,婆婆见了很高兴。她像一个标准儿媳妇一样,帮着把碗洗了,又和婆婆说了一会儿话,然后就告辞了。她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弋,她感到了无聊,本来是和丹丹一起打保龄球,半路杀出一个张津生,自己就不明不白地孤独了。他是从哪钻出来的?不行,得给自己找点乐子,她突然想起为何不去游



泳？游泳的设备全在汽车后备箱里放着，卡也在钱包里，她打了个舵轮，向游泳馆开去。

更衣室里，她把自己的衣服除去，并没有着急换上泳衣，她抚摸着自已尖挺而又丰硕的乳房和修长的大腿，她为它们骄傲。丹丹最羡慕自己的就是体形，别看俩人在外面都很漂亮，只要到了游泳池，丹丹就自惭形秽，她每回都要在这里和自己研究哪种胸罩才能迷惑男人。自己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，从小到大，她都觉得乳房太高是个负担，有点招摇。现在，她突然有一种表现欲，恨不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。让男人们羡慕去吧，它们只属于丈夫老冯，值得庆幸的是，至今除了丈夫还没有任何一位异性触摸过它们。她觉得十分自豪，自豪过后的她，骄傲地向池子里走去。不少男人在注意自己了，有的还吹响那二流子似的口哨。

她在水里游了三个来回，上岸，在池子边上休息。

你游得真好，能不能教我的女儿？

一位男士走过来问她。她眼睛空洞地看着男士，然后从梯子处慢慢地下水，像个聋子。她潜泳游了一会，在水里她觉得恶心，那个男人太难看了，一点没有自知之明。要是和他说上几句话，还不如和张津生在一起斗贫嘴呢。你们有什么呀？不就是口袋里趁几个糟钱吗？我连张津生都拒绝了，他哪点比你们差？论地位，人家是著名记者；论才华，著名新闻界大腕；论钱，他一点也不比你们少。王小菁和同事们为张津生算过，那本《冲出误区》印数十万，卖二十五块一本，码洋二百五十万，他吃版税起码二十五万。像这样的书光自己就见过八本，这小子至少趁百万。欸？今天怎么老想着张津生和丹丹呢？没有理由想他们呀？就因为他能说？目前至少还看不出来他的口才。因为他的名气？总不至于到张艺谋那么大吧？直到现在，他留给自己的印象，只是他的玩世不恭。这号人自己在北京见得多了，自己完全有理由鸟瞰他们。不用说，他和丹丹现在已经上床了，老一套。



其实张津生和丹丹没有王小菁想的那么复杂，他俩从饭馆出来，张津生就提出分手。

我想到你那里坐一会儿。丹丹说话的语气有点撒娇。

他当然知道坐一会的含义，他拒绝了。说自己太累，显然理由不充分，男人要想干坏事还怕累？那不等于说黄世仁把喜儿当菩萨供起来，每天还得三柱香？过去自己对丹丹就没多大兴趣，现在有了王小菁情绪整个不在了。他第一眼看见王小菁，凭着经验就知道她是自己的理想合作伙伴。她首先具备速度，从说话到身体敏捷程度。然后是机智，和自己斗嘴不落下风，说明反应还算快，整个让自己评价，她的柔韧性较好。他希望和王小菁的关系全面发展，包括感情。老实说，让王小菁当情人比丹丹要合适得多，从相貌到气质，都刺激自己的各路神经，特别是那对令人消魂的乳房。所以当丹丹提出那样时，他拒绝了，他要回去研究研究王小菁的作品，并且提出批评，要到位的，实际上也该是自己露两手的时候了。

丹丹带着遗憾离开了他。张津生没有觉得有多么的残酷，情场就是这样，谁也保证不了事事如意，就拿今天和王小菁，便是自己多年未遇的强大对手。他承认自己是个浪荡公子，出差在外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未婚妻沈萍萍。在风流文人眼里，未婚妻也罢，妻子也罢，都不能和情人相提并论，二者毫无关系。尽管沈萍萍是百里挑一的美人，但终究替代不了情人的。沈萍萍是他在天津文化界的一次春节联欢会上认识的，那天她是联欢会的宠儿，就因为她是电视台节目主持人？张津生在角落里阴暗地想着，然后他笑了，女人漂亮了也是麻烦，多少人都像自己这样惦记着。他总想写一篇文章敬告所有妇女，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准备，千万不要生出一个美妞，否则她的一生都处在危险之中。

他在舞会的角落里自己跟自己较劲儿，无奈在公众场所张津生没有优势，他必须经过谈话才能让女士们注意自己，然后扩大战果，接着很快他就能向对方大喝一声缴枪不杀了。但是，他那天从

看见沈萍萍就想打破常规，他想当即把她归为己有。他利用多半场时间研究沈萍萍的行为，发现沈萍萍有几个精彩的舞伴，舞伴各自都有自己的强项，跳华尔兹的时候，文联的小宋便得意地走上前去。跳伦巴的时候，出版社的大李矜持地站起来，别人都不去凑这个没趣。当然，还有吉特巴、桑巴、恰恰什么的都有一些人专门盯着她。惟有慢四步的舞曲，她愿意接受任何人的邀请。她跳舞的时候，就像有人给她打了聚光灯，犹如电影里茶花女和话剧中的陈白露，都刺激他的占有欲。他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，打架都讲究先下手为强，何况抢女朋友呢。于是，他一反自己的常态，在舞会行将结束之前，利用一曲慢四步的《彩云追月》，抢先邀请上沈萍萍。他的舞跳得马马虎虎，但是足能应付沈萍萍了。进入阵地后，他开始在考虑该怎么进攻了。

其实，邀请你跳舞也是多余。他一边故作沮丧地对她来个点射，一边带着她旋转。

为什么？沈萍萍这时才正面看着他。

因为我不能给你留下嘛印象。

你，好像已经留下印象了。

他见第一步较为成功，便不再说话了。沈萍萍见他沉默，颇为奇怪，一般人们这时候都大刀阔斧地和自己攀谈，他为什么不言语了呢？她突然产生了解这个人的欲望，起码了解他现在是怎么想的。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，他俩一共才能拥有几分钟的时间。

你好像心事重重？沈萍萍急了。

我始终在考虑一件事情，我像哈姆雷特一样犹豫着，在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上彷徨。

什么事情这么重要？至于在这三分钟里考虑？她希望他赶紧说正事。

我的问题是：请不请你散会后去喝一杯咖啡。

你是哪个单位的？



交朋友还要验明正身？你不会是组织部的吧？

只要对方有正当职业，我又对他感兴趣，我想自己都不会拒绝他的邀请。

舞曲接近尾声，他把最后一梭子打出去。

我是《百姓生活》的记者。

我同意和你去喝咖啡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沈萍萍来了精神，子弹没了她要拼刺刀。

嘛事儿？

帮我引见张津生，我们主任早就让我采访他了。

喝咖啡的时候保证你能见到。他认为自己从来没说过这么深沉的话。

一言为定。

刚好舞曲结束，他俩站在场地中央商量一会在什么地方见面，他们定在大厅。张津生没有时间听同事们羡慕或者嫉妒之词，赶紧到外面大厅等候沈萍萍。他先到盥洗室洗手，又用手蘸上水在头发上挠了挠，看得出他还是很想给沈萍萍留下好印象的。沈萍萍出来了，老远见张津生一个人站在那里，身边哪有什么张津生？她十分愠怒，她甚至想过去奚落他几句就离开。他欺骗自己，只能说明他是个普通的好色之徒。张津生见她犹豫，只好过来把自己的记者证拿给她看，这个举动换来了她欣喜的表情。

我早该想到了。

我是不是有点大智若愚了？

反正是怪怪的。她笑了。

他带她不仅喝了咖啡，还吃了饭，这两套完整程序整下来，对女孩子的效果一般连催眠大师都得相形见绌。果然，她就鬼使神差地跟着他到了家里。她给自己家里打了电话，说聊天太晚了，干脆住在女同学玫玫家里。张津生在旁边看后，从中又总结了一个道理：信誉良好的女孩子是不受猜测的。他俩几乎聊了一夜，沈萍萍

在他的幽默感染下，已经不能自己了，她始终在克制情绪，总不能头一天就和男人有什么举动吧？临走，他给了她几本自己写的书，她情不自禁地把书用双手捂在自己的胸口上。

我要好好拜读。

没那么严重，又不是《圣经》。

那天下班的时候，沈萍萍又给他打电话，说翻了翻他的书，想提出一些看法，就又到他家。张津生给她做饭吃，女人哪里看得男人做饭？早就陶醉了。

你不要太好了，我已经快控制不住自己了，让我来洗碗。沈萍萍柔情似水地说。

张津生一看，把心放了下来，这年月只要女孩子开始洗碗了，基本上等于万里长征到了陕北。他们喝着张津生自制的咖啡，聊呀聊，直聊到她意犹未尽不得不给家里再打电话。一切都踏实了，她毫不犹豫地上了他的床，并且把衣服脱掉，用被子把身体裹住看着他。他以为她是熟手，便没怎么犹豫就扑了过去，把被子一点点掀开。这时，他惊呆了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质地如此高级的皮肤。她的身体在淡黄色的壁灯照耀下，形成了一幅油画，他好像在哪位古典大师的作品中见过这幅画面。开始，她还有点恐惧，他才知道眼前的她根本不解风情。他喜出望外，决定善待她，便使出浑身的解数一招一式地把经验分解开来展示给她，几乎是从幼儿园孩子数数开始，她如饥似渴地学着。天快亮时，她不仅成了一位高手，而且已经破译出了这其中的玄机竟然如此奥妙，居然能令人沉醉至如斯的境地，直到她后悔自己前二十四年简直是白活了。张津生也终于弄明白了一件事情，如果对方喜欢你，不管多么纯洁的姑娘都能变成最淫荡的女人；要是对方不喜欢你，就是最淫荡的女人也不愿意接触你的身体。这就是相对论。那天，他举重若轻地达到了自己一生最辉煌的时刻。

他俩很快地谈论到嫁娶的问题，两家都很满意这桩婚事。张津

